

天目山房詩文集
西菩山房詩詞稿

甲申年秋 俞德明題





天目山房詩文集
西善山房詩詞稿

甲申年秋 俞德明題



臨
安
園
書
畫
志
存

乙酉
書



方氏別墅
天目山房西
苦山房合聯

天目奇幽居
浮峯前萬卷
藏書青嶂下

西苦推小隱
靈石上一龕
吟稿翠微中

序

余少时，每读《浙江商报》“珠盘玉屑”栏载潜阳方幼壮君诗词，清新朴质，风格道上。虽心仪其人，以缘慳一面为憾！迨抗战军兴，以厕迹戎行，辗转浙西，军次潜州，承军长陶公思安之介，乃得接光霁，快慰生平。其一种恂恂儒雅，温厚可亲之态，致遽忘彼此，如对故人。于是军务余闲，辄有酬唱之作，他山之借，获益良多。晤谈之际，复得悉其尊人清末维新党人方公子壮之忠烈事迹，从知其学养渊源有自也。

方公子壮，幼而歧嶷，髫岁入庠，应科举试，甫冠即中进士，少年得占巍科，声名籍甚，授刑部主事。惜处世变方亟之时，新旧之争日剧。公因参与维新运动，竟遭戕害，英年早逝，赍志以终，有识人士，无不痛悼！幼壮君幼年失怙，所幸刻苦自励，守成有道，致维家声于不堕，滋兰桂之盈庭，为善必昌，是可证矣。

建国之初，余自金陵解组返杭，不意邂逅幼壮君于湖畔，欢然道故，互庆承平。而匆匆一晤，旋复别去。其间以迭次运动，不遑朝夕，遂致音问久疏，岁月不居，迄已时逾半纪，我念何如？寸心莫释。

今秋幼壮君哲嗣玫卿，忽登门造访，出示子壮公《天目山房诗文集》暨幼壮君《西菩山房诗词稿》云：为珍视先人遗泽，俾免散佚，拟合印成集，作为家藏。叨在世谊，嘱代校订并予序言，乃知幼壮君已于一九七四年弃世，展视遗稿，宁无腹痛！

文稿内附有科场闈墨及说帖，极具史料价值，足供研究近代史者之参考。

余不文，何敢言序。秋日晴窗，爰书此一段文字因缘，用以为介并申景仰之忱。

后学

王斯琴

二〇〇四年十月廿四日于东山之隅



天目山房詩文集

長霖署



方克猷，字子壮（1870-1907），革命党人，数学家，祖藉安徽，生于浙江於潜方元铺，1890年殿试进士，任刑部主事，1894年为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主事。因擅长英、德文，1896年考取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1900年兼军机处章京，1901年出使德国随员，1902-1904年，调热河省理刑司、都统衙门司员、练军营务处会办、陆军中学堂总办，1905年法部员外郎、叙事司主事，其间化名参加同盟会，并利用职权之条件，营救革命党人。1907年，宫中宣布病亡，但传说系密谋革命被泄，为西太后暗杀。

著作除本诗文集外，有《方子壮数学》，如《圆锥曲线公式》《诸乘差对数说》《火器真诀衍》等，达十册之多。

天目山房詩文集

目 录

- 一、序(喻序)·····喻長霖(1)
- 二、文·····方克猷(2)
- 天目山房制藝自敘·····(2)
- 賈誼荅仲舒論·····(2)
-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3)
-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4)
- 無可無不可·····(5)
-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未恐有聞。·····(5)
-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治天下國家有九經。·····(6)
-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7)
- 募修湧蓮庵序·····(8)
- 方克猷挽父文·····(9)
- 方克猷祭母文·····(9)
- 方克猷上法部書·····(10)
- 說帖雜存·····方克猷(12)
- 三、詩詞(七言二十五首、五言三十九首，詞一首)·····方克猷(36)
- 四、對聯(六付)·····方克猷(47)
- 五、附錄·····(48)
- 鳳池先生傳·····喻長霖(48)
- 疇人傳·····(48)
- 浙江省通志館刊·····(49)
- 子壯先生像贊·····余重耀(49)
- 李序·····李文田(50)
- 席叙·····席淦翰伯氏(52)
- 清光緒六部主事、法部員外郎方克猷墓誌銘·····吳士鑑(54)

清末数学家、临安籍方克猷题款

六边形瓷笔筒惊现北京·····	凌渭忠 (55)
这只瓷笔筒与临安有关·····	凌渭忠 张寅 (56)
方克猷·····	许扬本 (57)
方克猷其人·····	洪建文 张遵文 (58)
清末著名数学家、革命党人方克猷墓修建一新·····	王玲萍 (60)
江南才子、清末数学家方克猷的故事·····	洪建平 (61)
欽命四书诗题 (畧)·····	(64)
方克猷年表 (一八七〇——一九〇七)·····	方刚 (71)
方氏遗风点滴·····	(73)

天目山房詩文集

於潛子壯方克猷遺著

一、序

喻 序

子壯同年，髫歲入庠，拔萃時年甫十六。弱冠通籍觀比部，文才辟易萬人，賢名噪日下。惜不永年，未展厥施，朝野咸惋惜之。君卒後數年，海宇鼎沸，玉步遂改，迄今擾擾二十餘年，思之恍如隔世也。而君怛焉長逝，不及見家國之慘劇。鄙人寄跡旌邱。飾巾待盡，萬方一慨，九死安歸。讀《苕華》《菴楚》之詩，撫膺有餘痛焉。今秋旅杭，其子幼壯以詩文稿就正。君撰述甚夥，所著《曲線考》、《對數術衍》、《勾股公式》、《火器真訣衍》等十餘種，兼中西算法之長。詩文特其餘事，詩尤殘缺。除試帖外，寥寥無幾篇。殆存澤之萬一耳。書此為亡友痛，並識身世無窮之感。歸諸其孤，俾珍先澤，且知振拔顯揚其親，以垂不朽。所為謂言有盡而意無窮也。

辛酉陽月

年愚弟

黃岩喻長霖時客沪江

年七十有七

二、文章

天目山房制藝自敘

方克猷字子壯，浙江杭州府於潛（現浙江省臨安市）人。十六歲拔貢生中式。光緒乙丑本省鄉試第七名舉人。應庚寅會試中式，第一百三名貢生，殿試第二甲七十七名，賜進士出身。恭應保和殿御試，欽定二等第十九名，欽點六部主政。此數篇時文為方克猷公十六歲至十九歲在杭州紫陽書院讀書時所作。

《天目山房制藝》凡若干篇，方子弱冠時所學為舉業之文也。既輯而存之，乃從而為之辭曰：嗚呼！時文之為世詬厲也久矣！不收於秘書，不登於集部，不入於著作之林，以為此無用之文也。雖然，世之所謂有用者，則吾果有用也耶？無用也耶？夫有裨於世之為有用，有益於民之為有用，有得於身心性命之為有用，此之謂有用之文。若唯是敝敝焉筆墨間事，而曰吾欲云云，是皆芻狗之設，而腐鼠之嚇，莊生所謂其亡羊者均也。且夫時文亦何常之有，不唯貼經射策之須，以決科者也。東漢之圖緯，魏晉之清談，梁陳之佛乘，唐之詩賦，宋之道學，惟其所尚，又舉移而從之，皆時文也。若但以文也，則夫偃師之木偶，痾瘻之承蜩，宋人之鱗絃，一事之精，不可磨滅，而況於經生藝，而況於數百年以來相尚之時文。嗟乎！名臣碩彥，非時文不達；經濟學問，非時文不行。則夫無用之為用也亦大矣。且夫時文之無用而大有用也，可悲也，自近世始也。至於世所號為有用之文，而卒亦同歸於無用也，則匪今始。今率天下之人之聰明材力而莫之悟焉，尤重可悲也。願以質世之以時文為詬厲者。

於潛方克猷子壯甫著

賈誼董仲舒論 方克猷

蓋聞驥騏千里，遇伯樂而始鳴；璞玉連城，得卞氏而始顯。士有寄託瑰異，懷抱殊尤，苟非遇大有為之君，亦安得展其所長哉！若漢臣賈誼董仲舒，惜乎不遇其主，嘗試論之。向使洛陽年少，不登薦剡之書；東魯儒生，未對賢良之策；則看劍鳴琴，固難平烈士悲歌之氣；玉杯繁露，遂終此下帷著作之身。嗟造物之忌才，惜斯人之不出，固足使千古賢豪，發憤而增歎者。又使宰執不妨賢，純儒不被謗，君臣魚水，殷勤宣室之時；盛世雲龍，慷慨臨軒之對。

由是改正朔，定服色，應五百年名世之期；崇王道，黜霸功，開四百載興王之運。風雲一代，陋彼蕭、曹；霖雨千秋，比隆伊、呂。豈非儒生極遇，英雄快事乎？又不然，而使策治安者，在雄才大略之君；談道德者，逢恭儉仁慈之主，亦何至長沙一去，《鵬賦》空留；東閣歸來，麟經徒抱也乎？論者遂以意氣未平，謂賈之少不更事；災祥是驗，謂董之所學未純。是不知漢文謙讓未遑，難言創制；衛、霍功名方盛，安用儒生！二子之所以不遇者，地爲之，時爲之，豈二子之所能自爲者？不然，而使二子者，苟得遇隆盛之朝大有爲之主，君臣之際，千載一時，又豈朝列之能阻其用，讒言之能入其間者？則二子之人品學術，其見諸後世者，又當如何耶！

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孟子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政不如教，以民之各有能與知也。夫善政之效，終不逮善教者，因民固有其可教之良耳。進觀孟子之論良能良知，而益信今世之爲政者，動曰民之無良矣。夫果民之無良，則宜其有苟免之心，而不復有性天之感。嗚呼！亦思民之秉夷，好是懿德，治斯民者恕置之，生斯民者固未嘗薄待之耶。而世之善政者曰：否，否。民無能也，民無知也。朝發一政焉，暮發一政焉，束之縛之，馳之驟之，張皇之，操切之。起視斯民畏矣乎？畏矣。得其財矣乎？得矣。政如是止矣。執政者曰甚善，論政者亦曰甚善，則曰民無良、民無良也。嗚呼！安得世有善教者出，使吾民幡然有異，欣欣然走相告曰：吾愛之，吾愛之，吾甚愛之，而不畏之也。君子曰：此可爲得民心矣，若而人者，可以爲之善教者矣。雖然，民則猶是民耶。猶是民，即猶是人耳。其故安在？蓋神明之地必不可誣，格面易，格心難，故王道非迂濶而希幾之，天必不可絕，帝命之，皇降之，故蒙養有聖功。然則，爲政者將束之縛之，爲民厲乎？抑匡之直之，與民化乎？將馳之驟之，爲民驅乎？抑輔之翼之，使民至乎？將張皇之，操切之，爲民牧乎？抑栽成之，轉相之，爲民父母乎？嗚呼！民能耶，無能耶？知耶，無知耶？請更以孟子之言，爲政者正告之曰：“人之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

杭州紫陽課藝原評：一搭題耳。以古文之法馭之，有提頓，有鈎勒，

有照應，指揮如意，極行文之樂。以視尋行數墨家，何翅上下牀之別？

王脩植評：此子壯十七歲時所作也。才氣卓越，是坡公所謂少年文字，筆意亦高超。

不知言無以知人也

《魯論》篇終，記知言之訓，為聖人之書讀之者告也。夫《魯論》一書，皆記聖人之言者也。知聖人之言，則有以知聖人矣。故記之以終，其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集群聖之大成，以空言垂教萬世。門弟子又類記聖人之言，以與六經相表裏。後之學者，讀其書想見其為人，此《論語》二十篇所以作也。而又恐後世微言絕大義，乖群言，淆亂不可以不衷諸聖也。故於篇終特記夫子之言曰：夫言何自昉哉！大塊為萬物音聲之母，其初天籟而已。自聖人為之協陰陽，詣律呂，而秘奧宣焉。於是山川風土，方言音韻，以通神明之德，類天下之情，而言之用始大。結繩為千古文字之源，其初曰用而已。自聖人之以之治百官，察萬民，而書契盛焉。及乎金泥芝檢，玉券靈書，而藏之於名山，傳之於其人，而言之用始久。其言也，其人也。其人也，其言也。然吾獨貴有知之者曷故？天道有日新之勢，而人事因之。言則人事之大端也。風氣日闢一日，即世故日繁一日，因穿凿而傳會，因傳會而支離，因支離而恍惚，充其類，將過此千百年後，更不知若何景象矣。此不知其言之根柢，無以知其人之是非也。人心有日凿之機，而文字因之。言則文字之本源也。機械日深一日，即製作日紛一日。荒唐之甚，流為詭異；詭異之甚，流為隱怪；隱怪之甚，流為詖淫。窮其弊，將過此數千百年後，更有不可逆料者。此不知其言之源流，無以知其人之邪正也。嗟乎！百家諸子之流，皆物之一曲，道之駢枝，其肇端原與六經並世。惟知其言，以發其覆，而後揭六義而懸日月，天下無跋行邪說之憂，曲學異端之說。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亦自成一家的書。惟知其人而放其言，而後別黑白而定一尊，後世無世道人心之禍，此夫子所以於知命知禮之後，而特著知言之訓也。此記者所以於《魯論》終篇，而特記之之意也。故曰為萬世讀聖人之書者告也。其後百餘年，孔門之徒孟子，得知言之學，以距楊墨，而繼《論語》作《孟子》七篇。

鄭杰評：眼光如月，口辯如河，上下五千年，縱橫十萬里，作一部《論語》大結束，不負此題。

篇終知言一證，可以補注，而筆亦樸茂。

無可無不可

道一而已，不歧而二之也。夫一者，無也。何所謂可不可，而亦何所謂異。然則，非異也，是異之耳。且萬物以“有”為初基，而大道以“無”為終境，“有”者道之形，“無”者道之體；“有”者道之明，“無”者道之誠。夫道一而已矣。然則，是何以異也為其二者也。是何以二之也？曰“可，不可”曰“有可有不可”也。可不可而不可，不可。可不可而不可，可。是此亦一不可、彼亦一不可也。道不若是紛也！可於可，而并可其所不可，而并不可其所可，是一可生兩可，一不可生兩不可也。道不若是之雜也！然而，道則何所謂可不可也，一而已矣。然而，道並何所謂一也，無而已矣。因其可而可，因其不可而不可，固也，而並無所謂因也。即无可即无不可，而不得也。當其可，則見為可；當其不可，則見為不可，固也，而并无所謂見也。惟其無可，所以無不可；惟其無不可，所以無可。將渾而言之，曰“无可不可”，而亦不得也。可即可，可也；不可可，即不可，可也。而无之中，仍寓其無不可之意，是曲成不遺也。不可以不可，即可之；不可以可，即不可之。而無不可之中，仍完其無可之初。是範圍不過也。且也本無所謂可，何所謂不可？本無所謂不可，何所謂可？二者只完其無之天，是兩化也。而且，無可，亦無無可；無不可，亦無無不可。二者並化其無之迹，是一而神也。嗟乎！吾儒不尚虛無之學，曰“無可”而有不可不知；曰“無不可”，而有可可知。如環無端即無極，而太極之理，所謂道立於一者此也。吾道本無門戶之私，不必執其可不可之名，而自得其可不可之理。與道大適，即萬殊而一本之歸，所謂一以貫之者此也。夫道無如已矣，無所謂一也；夫道一而已矣，無所謂異也。

劉景墉夫子評：清言霏玉屑，古誼參元葩，慧業文人，拈來妙諦。此最上乘也。

子壯自記：至聖一生，從何處說起。著邊際語，即失題神，將五字作一氣讀，還他一個無字。

清代考試卷子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子路有聞，未之能行，唯恐有聞

方克猷

道有不可聞者，道無不可行也。夫性與天道，既不可聞，學者亦即其所聞者行之可耳。吾黨所以因子貢之言而思子路也。昔聖門雅言之教，曰詩書執禮，而《易》無聞焉。意者，《易》之道，其艱深杳渺而不在言思擬議間耶。及與觀《大易》一書。開章明義，則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嗚呼！有志之士，可以奮然起矣。何則？聖人明道之書數萬言，其理總歸平實。聖人立教之方不一術，其學不外敏求。夫學者亦行而已矣，亦聞斯行之而已矣。蓋六經外無載道之文，約之於下學上達之途。而道德儒林，不分爲門戶。三代上無性理之說，課之以尊聞行知之實。而微言大義，不惑於歧趨。昔者子貢言之矣。若者文章，若者性與天道，若者可得而聞，若者不可得而聞。然則，學者亦行而已矣，亦聞斯行之而已矣。雖然，難言之矣。章句之末流爲訓詁，訓詁之末流爲詞章，於是箋草木、釋蟲魚、訂金石攷据者，多瑣屑之談；藻繪者，多虛浮之士。此言文章，而不知行之弊。大道之衰變而講學，講學之衰變而異端，於是演圖書、辨格致、窮性命、尚清談者無真；修矜冥悟者無實，獲此言性道而不知行之弊。然則，行如何而可？如子路而可。曰有聞，聞其可得聞者也。曰行，行其可得聞者也。曰未之能行，唯恐有聞，不患已有不得聞，先患已有不能行也。然則，學者亦行而已矣，亦聞斯行之而已矣。嗟乎！神而明之，存乎其人。同得之師在一堂，獨得之師在方寸。而尼山一席，不別傳語錄之書。不得中行，必也狂狷。吾道中多一勇敢之士，即天壤間多一擔荷之人。而付託千秋，即在此干城之選。夫學者亦行而已矣，亦聞斯行之而已矣。

本房加批

《魯論》類記兩章，聖人立教之方，與學者承教之準，胥在乎是。作者獨見及此，挈領提綱，有俯視一切之概。至其用筆之遒勁鬱盤，如顏魯公書力透紙背；又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是能以古文爲時文者。

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凡治天下國家有九經

方克猷

更於治人擴其知，知之即可以爲之矣。夫治人以治天下國家，知之事於此終矣。知於此終，即爲於此始。夫不有九經在乎？嘗思先天下而裕者治之原，後天下而見者治之具。有其原，故由近可以及遠。有其具，故執簡可以御繁。君子灼然於治理大同之準，而歎天下事之大可爲也。知修身以治人，則凡經世之規、經邦之道，其可審所爲而次第布之乎？然知之事猶未已也，則

試由治人而推之天下國家。一家此人，一國此人，天下亦此人，無異人、無異治也。知治人，則知所以絜矩，而得其同然之故。倫類虽繁，不啻聚處一室矣。夫何虞性情之或睽歟！積人而家，積家而國，積國而天下，猶是人，即猶是治也。知治人，則知所以順施，而極乎無外之規。寰區雖廣，莫不運諸掌上矣。夫何慮聲教之弗訖歟！然而，懸而揣其所以，不若統而觀其大凡也。非推放之準，無以見心理之皆同；非總攬以衡，何以亘古今而不易。天下國家，非吾一人之天下國家也，故當統而觀其凡。然而虛而擬之曰：治不若實而課之於爲也。有自信之理，而後能勝任而不疑；有必至之功，而後知王道非迂濶。天下國家，非猶夫人之天下國家也，故當實而課其爲。然而泛而言之曰，知不若切而徵之於有也。必不可誣者，萬物一體之理；必不容己者，乾坤宗子之肩。人人之天下國家，不啻吾一人之天下國家也，故當切而徵其有。四海之大，萬民之衆之環而待理也，自治內治外，以及於體國經野，小而法度，大而紀綱，措置失宜，必有駁而不純之處。尊之曰經，則所以治天下國家之氣象規模，煌煌乎。宗王而祖帝，抑何盡美盡善乃爾也。王道蕩蕩，王道平平，所謂皇建其有極者此焉。區宇之廣，民物之繁之紛而無紀也，自宮中府中，以至於朝野上下，孰主宰是，孰綱維是，成憲未立，必有偏而不舉之端。約之以九，而所以治天下國家之典章法則，恢恢乎綱舉而目張，抑何有倫有要若斯也。範圍不過，曲成不遺，所謂易簡而天下之理得者此焉。故曰：知之事於此終，爲之事於此始也。

本房加批

文成規矩，思合符契，中三比，勘出題中虛字，生面別開，尤擅一篇之勝。

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者之民，皞皞如也 方克猷

因霸而思王，爲戰國之民望也。夫戰國之民，非特皞皞如者不可得，即驩虞之治而難之矣。孟子之因霸而思王也，深爲斯民望之耳。今將使戰國之民，而及其身，得一覩招攜懷遠之休，玉帛冠裳之會，吾知必快然而無求矣。而抑知今之所謂快然而無求者，猶是三代之民，所怒焉而不可終日者也。嗟乎！彼其規模氣象之間，固有甚不侔者，而蚩蚩者顧得是已足焉，則其情大可悲矣。蓋自今之民欲爲霸者之民而不可得，而王者之景象，幾幾乎念不到此矣。雖然，亦思霸與王之民果何如者。驅車而過景亳之墟，遺黎幾盡；登高而望函岐之宅，風景全非。閱幾何時，而乃青、齊、絳、

晉已幾經更迭代興也。此足寄世運盛衰之感矣。《詩》至春秋以降，士女之感激偏多；《書》從謨誥而還，童叟之謳歌幾絕。誰實爲之？而乃豆區釜鍾，使吾民鼓舞恐後也。此足觀人心世道之微矣。夫民猶是王者之民耳，先疇舊德無恙耶？耕田鑿井無恙耶？齊、秦、晉、宋、荆、楚之國，先王之故封無恙耶？然而起視斯民，一則驩虞如，一則皞皞如，其氣象何霄壤也。今夫施桔槔於夏畦者，即有勃然興起之致，而至於雨露涵濡之化彼萬物，轉若昧其所自而相與忘機，夫民也亦如是而已。今夫受德惠於世人者，皆有感激自效之心。而至於顧復怙恃之恩，彼子孫反處若固然而未聞言報，夫民也，亦如是而已。吾因之有感焉。天道剝極則必復，以民之水深火熱當其厄者，已足蔽其狹隘酷烈之辜，天心其將悔矣。夫撥亂世，反之正，此其事固有非煦仁子義之爲所能勝者。有王者興，其氣象可悠然思也。五百年之間，必有名世。吾爲斯民禱祀求之可耳。世運否極則泰來，以變之窮無復之承其後者，不繼以摧陷廓清之烈，人道其將窮矣。況察人事，揣天時，知此際又有非功利權謀之術所克當者。必有王者，其規模乃自此遠也。願天早生聖人，以安天下，吾爲斯民馨香祝之可耳。

本房加批

筆意雄邁，卓然大家。入後沈鬱頓挫，將大賢望治神情，曲曲傳出。往復低徊，令人一讀一擊節。

募修湧蓮菴序

方克猷撰

有其舉之莫能廢也，浮屠氏之謂乎？或問於方子曰：何謂其然也？方子曰：科舉，儒法之最粗而最淺者也，而儒賴以存；符籙，道法之最粗而最淺者也，而道賴以存；測算，墨法之最粗而最淺者也，而墨賴以存；天堂地獄，佛法之最粗而最淺者也，而佛賴以存。夫佛法高矣，美矣，彼中古之世，莫之或窮焉。而究之婦孺皆知，深入於人心者，則天堂地獄之說爲之也。方子曰：是亦有故焉。才人之好奇，無論也。其一能深入豪傑之心也，蓋世之雄，力足自豪，日暮途遠，百感叢生，古之梁武帝是也。其能深入婦媼之心也，女子煦仁，好行小惠，其小不忍，天性使然，古之武則天是也。至若財奴市僧，竭銖較於畢生；漏盡鐘鳴，始乞憐於末路。臨時抱足，待雨淋頭，暮氣垂垂，鳴哀言善，莫不欲放屠刀而證淨土，操蹄豚以祝篝車。此即人之常情，滔滔皆是。吾故曰：佛法之深入於人心者，天堂地獄之說爲之也。